

龍彼得
著

通向天堂的大門

Gateway To Heaven

——東方勃朗寧羅門和蓉子傳論

文學研究叢書・現代詩學叢刊

通向天堂的大門

——東方勃朗寧羅門和蓉子傳論

龍彼德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通向天堂的大門：東方勃朗寧羅門和蓉子傳論 /
龍彼德著。 -- 初版。 -- 臺北市：萬卷樓，
2013.11

面；公分。 -- (文學研究叢書。現代詩學叢
刊)

ISBN 978-957-739-830-7 (平裝)

1. 羅門 2. 蓉子 3. 詩評

831.86

102023281

通向天堂的大門——東方勃朗寧羅門和蓉子傳論

2013 年 11 月 20 日初版 平裝

ISBN 978-957-739-830-7

定價：新台幣 200 元

作 者	龍彼德	出 版 者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發 行 人	陳滿銘	編輯部地址	106 臺北市羅斯福路二段 41 號 9 樓之 4
總 編 輯	陳滿銘	電話	02-23216565
副總編輯	張晏瑞	傳真	02-23218698
編 輯	吳家嘉	電郵	editor@wanjuan.com.tw
編 輯	游依玲	發行所地址	106 臺北市羅斯福路二段 41 號 6 樓之 3
責任編輯	楊子葳	電話	02-23216565
封面設計	斐類設計	傳真	02-23944113
		印 刷 者	百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 5655 號

如有缺頁、破損、倒裝

網 路 書 店 www.wanjuan.com.tw

請寄回更換

劃 撥 帳 號 15624015

自序

美國普利茲獎和自由勳章獲得者威爾·杜蘭特曾經滿懷激情地寫道：「為什麼我們會充滿敬意地面對高山之巔的飛瀑，面對夏夜海面的圓月，卻不願意以同樣的敬意來面對一個傑出的優秀的人呢？其實，沒有什麼自然奇觀能比得上偉大的人性。」「生活中每一種偉大的著述，每一件藝術作品，每一個誠摯的生命，都是一種來自天堂的召喚，都是一扇通向天堂的大門，只是我們過於急切熄滅了希望之火和崇敬之光。」羅門和蓉子都是杰出的、優秀的人，他倆的作品便是來自天堂的召喚，一直通向天堂的大門。

這是一本傳論，由《愛與詩的交響——記羅門和蓉子的人生》與《羅門論》、《蓉子論》、二人合論《來自天堂的召喚》組成。論是重點，以傳帶論，有分有合，互為映照，相得益彰。既再現了有「東亞勃朗寧夫婦」、「中國文學傑出伉儷」之美譽的羅門和蓉子的壯麗人生，及長逾半世紀的詩路歷程；還分析了二人的藝術風格、抒情策略、語言特色，與影響詩壇的經典篇章，結合他倆的詩歌主張，特別是羅門的理論建樹，對他們在當代詩壇乃至現代人生活中的價值作了恰當的評估和定位。書中對「美」與「永恆」的探討，對「宗教情懷」的闡發，對形式創的抉微……均屬作者的創見，值得閱讀注意。

目次

序／龍彼德	1
愛與詩的交響——記羅門和蓉子的人生	1
一 生日燭在颱風夜點燃	1
二 六個「四」：一場特殊的婚禮	5
《麥堅利堡》：將太平洋凝聚成一滴淚	11
麥堅利堡	11
三 《維納麗沙組曲》：完成自己於無邊的寂靜之中	16
四 愛的歲月：是詩說的	21
五 從「燈屋」走向「詩國」	29
追索「前進中的永恆」——論羅門的詩歌藝術	39
蓉子論	61
來自天堂的召喚——論羅門和蓉子的價值	89
附錄：羅門自述簡歷	129
蓉子自述簡歷	133
後記	137

愛與詩的交響

——記羅門和蓉子的人生

在我的燈屋裡，唱盤旋出螺旋形的年輪；樂音旋成螺旋形的心靈世界。螺旋形，深且看不到底；進去，也不易出來。所以，螺絲釘便是屬於那種堅定與釘了而不易拔出來的東西。而這種戀，究竟是屬於哪一種戀呢？是對愛人、對生命、對整個世界與宇宙之存在嗎？都任你去想吧！

——羅門《螺旋型之戀》

一 生日燭在颱風夜點燃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日，是羅門二十六歲生日。他邀請女詩人蓉子與他共度，蓉子爽快地答應了。當羅門在他的單人宿舍裡將一切準備就緒，才記起昨夜廣播電台的天氣預報：今日有颱風過境。一陣急雨恰在此時敲打南窗，分明是在證實此預報的準確性，緊接著是一陣大風，把他桌上的稿箋，蝴蝶般吹了個滿地。羅門連忙關上敞開的房門，彎下腰來撿拾地上的東西，同時擔心地叫道：「蓉子，你還能來嗎？」

這天是星期六，下午可以提前下班，所以羅門將約會的時間訂在四點即十六時。他看了看手錶，還有一刻鐘，但是風雨卻沒有停下來樣子。為安全計，蓉子還是不來的好；從感情想，他渴望馬上見到

她……十五分鐘的矛盾煎熬不知道是怎麼過去的，隨著隔壁鄰家那座老鐘「噹，噹，噹，噹」的四聲敲打，樓道上響起了「咯，咯，咯，咯」的皮鞋聲，門開了，放進一陣風，一個衣裙半濕、鬢髮貼臉、手拿花雨傘、微微氣喘的麗人出現在面前，感激涕零的羅門連忙接過花雨傘，遞上乾毛巾。

「我沒有遲到吧？」蓉子邊擦邊問，也不知擦的是汗水還是雨水，反正二者混在一道了。

「沒有，沒有！」羅門著重強調道，「甚至比鐘錶還要準時。」他請蓉子入座，進入他事先安排好的程序：喝咖啡，交談，晚餐，交談，點蠟燭，切蛋糕……

羅門，本名韓存仁，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出生於南中國海南島文昌縣。祖父當過進士，父親從事遠洋航海的船業生意，是當地的富商，但當日寇侵華，故鄉淪陷，韓家的產業失去了一大半，羅門幼年的幸福生活便宣告結束。他十二歲進空軍幼校，二十歲轉入杭州笕橋空軍飛行官校，曾代表空軍足球隊出席在上海舉行的全國運動會。一九四九年，二十一歲的羅門隨官校到臺灣，因踢足球傷腿停飛，一度當過半職業性的足球運動員，還同停飛的同學一起辦過農場。一九五一年，考進民航局，擔任民航圖書室管理員，獲得讀書與寫作的機會，從此走上了文學的道路。

蓉子，本名王蓉芷，一九二八年五月四日誕生於江蘇吳縣一個牧師的家庭。她八歲失去母親，在父親的教堂裡度過童年。她最早接觸到的是古希伯來民族的詩歌：那些莊嚴的頌歌，那些迎接勇士歸來的凱歌，那些靜默的祈禱如大衛王的詩篇，那些歌頌神聖愛情的如雅歌，給了她音樂的氣息與生命的躍動，也培植了她美的追求與詩的靈感。通過對泰戈爾、冰心、徐志摩、何其芳、馮至等詩人詩作的閱讀，蓉子在初中就開始寫詩了。國文老師給她的評語是：「『東西』很

好，字不好。」同學們則稱呼她為「冰心第二」。然而，蓉子的求學之路卻很不平坦。早年她就讀的江陰教會學校毀於戰火，只好轉入揚州中學借讀一學期，再轉學至上海設於租界的華東基督教聯合中學。讀完初中續升高中時，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人入租界，學校解散，轉入當時唯一尚存之南京金陵女大附中讀完高中。大學就讀於建村農學院森林系，才一年，又逢學校解散，輟學教書大半年，考入交通部國際電臺。一九四九年二月，隨國民政府撤退來臺，奉調到臺北籌備處工作，時年二十一歲。

羅門的愛詩，與愛蓉子是同步進行的，也可以說互為因果。一九五一年十一月，蓉子在《自立晚報》的《新詩周刊》第四期發表了第一首詩《為什麼向我索取形象》（發表時題目為《形象》），接著該周刊第五期又發表了她後來用做集名的《青鳥》。從此，成為《新詩周刊》上「經常且主要的作者之一」（紀弦語）。《文壇》、《詩誌》、《現代詩》、《日月潭》、《幼獅月刊》等刊物也相繼發表她的詩歌。乘著這大好的走勢，一九五三年十一月蓉子在中興文學出版社出版了她的處女集《青鳥集》，也是臺灣第一本女詩人專集，立即引起了轟動。正如已故詩人覃子豪所言：「作者將她的嘆息、哀愁、希望和理想，真摯地表現在詩裡，而成為極感動人的詩篇。」蓉子也被譽為臺灣新詩壇第一位女詩人。羅門為《青鳥集》所感染，心靈起了一種奇異的波動，及至在一次詩會上見到蓉子本人，更有一種強烈的衝動……「我要捕捉這只美麗的青鳥！」羅門暗暗地下定了決心。

羅門十分聰明，他知道蓉子是一個優秀詩人，要想獲得她的芳心，自己必須成為一個優秀的甚至於傑出的詩人。他本來就喜歡詩與藝術，這一下又增加了極大的動力。於是，他的閱讀面更廣，鑽研更深，寫作更勤了。就是這一年，與蓉子交往的一九五四年，羅門在紀弦主持的《現代詩》季刊發表了第一首詩《加力布露絲》。由於用紅

字刊於封底，引起詩壇的注目，有些詩友戲言：「羅門，你第一炮就紅了！」俗話說，良好的開端是成功的一半，羅門對蓉子的追求從此更大膽、更直率，他約蓉子來共度生日，就是想進一步發展二人的關係，說出關乎一生、最最重要的那句話。

室外雨急風驟，室內溫暖如春。咖啡換過兩次，交談尚在進行。從蓉子的敘述中，羅門感受到一種純淨的宗教氣質，使她能超越個人的得失，從容應對炮火、離別與流亡，所以才寫出這麼一手好詩。從羅門的傾訴，蓉子覺得他是一個好奇特的人，熱情，坦率，想怎麼幹就怎麼幹，一點兒也不做作，不僅有橫溢的才華，更有一顆誠懇、熾烈的心……

「春宵一刻值千金」，用古人的話形容這情景是再恰當不過的。隨著貝多芬鋼琴奏鳴曲樂聲的響起，他倆進入到「點蠟燭，切蛋糕」的最後一道程序。

羅門充滿激情地說：「生日燭在風雨夜點燃，象徵著我的生命經得起任何打擊！」

「不，那也包括我的生命，」蓉子糾正道，「今年也是我的本命年，別忘了，我只比你大半歲……」

「對，對，對！」羅門狂喜地叫道，「象徵著我倆的生命，也象徵著我倆的愛情！」

蓉子羞澀地低下了頭。在二十六支燭光的輝煌映照下，在樂聖無與倫比的旋律的豪華伴奏中，她是那樣純潔，那樣雅致，那樣嬌美，那樣溫柔，羅門抑止不住胸中的大潮，將蓉子一把抱在懷裡。

「祝你生日快樂」的歌聲，壓倒風雨之聲，在這間小房子裡也在大天地間久久地迴盪……

蓉子離開羅門的宿舍時，外面的風雨已小了許多。羅門跑到大街上，好不容易叫了一輛三輪車來，為蓉子送行。車老板以颱風為名抬

高價格，平日一向節儉的羅門竟毫不猶豫地答應，因為這個晚上對他來說太幸福了，那奇妙的感覺他還想多體會體會。

三輪車的容量十分有限，但是，放下車帘，卻是一個自足的二人世界。羅門和蓉子緊緊地挨坐在一起，雖然沒有燈光，看不見對方的眼睛，但卻能感受到彼此的呼吸乃至心跳，這比什麼都要寶貴。《野有蔓草》、《上邪》、《我記得那美妙的一瞬》、《羅密歐與茱麗葉》等若干中外愛情名篇名句不期而至，他倆的交談又有了新的內容。

蓉子的住處到了，可是，二人捨不得分手，三輪車又蹬回羅門的宿舍，羅門不肯下車，車頭重新掉轉方向……就這樣，在東亞，在臺北，在一個颱風之夜，一輛孤獨的三輪車在風雨中來回轉著，轉出詩的軌跡，轉出愛的經典，轉出不平凡的人生。

二 六個「四」：一場特殊的婚禮

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四日星期四下午四時，羅門與蓉子在臺北中山北路一座古雅的老教堂舉行了婚禮，因為這一年是民國四十四年，加上這兩個「四」，一共是六個「四」，堪稱是一場特殊的婚禮。

羅門在《詩的歲月——四月十四日難忘的這一天》一文中解釋：「這日子是奇想的。」似乎僅止於詩人的浪漫主義想像，但從中國傳統文化及習俗考察，以四合稱的事物相當多，人文因素也是相當突出的。如：老子提出「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佛教以地、水、火、風為四大。儒家稱孝、悌、忠、信為四德，稱《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為四書。二十四史中最聞名的是四史——《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醫學方面有東漢張仲景提出的望、聞、問、切四診。文學方面有四大民間傳說、四大古典戲劇、四大古典長篇小說。書法有真、草、隸、篆四

體，文具將筆、墨、紙、硯稱文房四寶，文人的特長是琴、棋、書、畫四藝……等等。為什麼又選擇「六」呢？這可能與《聖經·創世記》有關，上帝創四到第六日，「天地萬物都造齊了，神造物的工已經完畢，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可見「六」是圓滿的象徵。羅門與蓉子選擇六個「四」為大婚日，不無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相結合的色彩。

這場婚禮之所以特殊，還在於婚宴上舉行了前所未有的詩歌朗誦。《現代詩》主編紀弦第一個上場，朗誦了羅門的那首歌頌愛情和理想的處女作《加力布露斯》。接著，是詩人彭邦楨、上官予、謝青及電台主持人等分別朗誦多首祝賀詩，羅門與蓉子各讀一首自己寫的詩以示答謝。最令人感動的是《公論報·藍星周刊》主編覃子豪，他在賀詞中以「勃朗寧夫婦詩人」美言羅門與蓉子的結合，給予溫馨的激勵與祝望，那也是以後長時間他二人被稱呼為「中國詩壇勃朗寧夫婦」的開端。覃子豪的賀詩題為《創造的起點》：

鐘聲響了
 合唱開始了
 圍繞著詩和音樂的聖壇
 是一個生命旅程的起點
 在今天
 我以這首至誠的小詩
 送你們走進馥郁的花果園
 在詩的王國裡
 創造永恒的春天

他那帶有四川口音且聲情並茂的朗誦，使婚宴達到高潮。經過覃子豪事先的籌劃，凡是朗誦的賀詩，包括他的賀詞，都刊登在當天的《公

論報·藍星周刊》上，占了整整一版，在臺北藝文界一時傳為美談。

事後，羅門寫了《四月的婚禮》，記下當時的感受：

玫瑰色的日子來了
耳、目、心房陸續收到快樂的信件，
我同力露接信就去的，
在海水湛青天空變藍時動身，
去訪那常時在懷中默戀著的春園，
聽說那邊綠色的果林長年在心上茂生，
藍色的別墅在夏日夢裡格外明麗，
紅磚屋在「想像」的樹叢中半露，
別緻的臥室同小書房在燈下久候，
「幸福」的鄰居為我們準備賀餐，
我同力露接信就去的，
在教堂的門前登車，
那時正是花開鳥鳴的四月天。

蓉子也寫下《夢裡的四月》留住新婚的感動：

翠茂的園子
圍繞著這座肅穆的教堂
如海水簇擁著燈柱。

我靜靜地來到裡面，
盞盞乳白色的燈
像我的夢在發光；
還有那彩色的玻璃窗

直窺天國的奧秘。

啊！每當我來到這裡：
童年的回憶一再升起
——多麼親切而滲和著憂情的
愉快記憶啊！
那是我父親的教堂
我們在其中長大

如今是四月花開的日子
濃蔭中有陽光瀰漫，
樹叢中有鳥聲啼唱
空氣裡洋溢著芳香
於是我作了一次抉擇——
等復活節過後
我將在這兒獻下我的盟誓
和愛者去趕一個新的程途！

婚後，蓉子承擔起家庭主婦與業餘詩人的雙重責任。為了應付家庭開支和經濟困難，她仍必須繼續在國際電信局工作，其辛勞自不待言；每天下班，既要做家務，還要看書寫作，往往忙不過來；輪到上小夜班，晚上十一點半才能回到家裡，人已經疲憊不堪，躺下就睡著，什麼事也幹不了。逢上風雨天下班，車又只能送到大街上的巷口，而巷子又長又深，聽到的只有自己的孤獨的鞋聲，幸有羅門拿著雨傘站在街燈下等候，這是成家前不曾有過的溫馨。但是，也有例外，碰上羅門第二天值早班，她只好強壓心中的恐懼，滿身濕透地回到家裡。

蓉子的溫柔與忍讓，是相當突出的，充分昭示了中國女性的優秀品格。羅門感同身受，體會最深，他這樣寫道：

由於你一直在宗教家庭長大，你給人的印象一直都是安安靜靜與和和氣氣的；而我年輕時，因學飛行、打足球、愛動，加上自我意識又強，所以生活上的許多事情，往往總是由於我的堅持，而使你只好接受與忍讓。譬如家裡地方小，我寫詩，有時需要放一些背景性的音樂；而習慣在安靜中構思的你，便難免受到影響了；又家裡的佈置與任何東西的安放，都幾乎是照我的所謂「藝術與科學化」的方式處理的，這時你又是不能完全適應的；有時到外面餐館去吃飯，我雖也叫你點菜，但點了一個，我總是將菜單又拿過來自己再點，而我點的，你不見得喜歡吃，但你還是將就吃了。又你在日常生活中，動作比我緩慢，我常常把你催得心頭發急；的確每當我缺乏一分耐性時，便是在你心上增加一分耐性。印象最深的，是我出門常常坐計程車，而你提著一大堆日用品，還是擠著公共汽車回家，看你勤儉的樣子，再想起你滿懷感慨的話：「別人一個人做事，養一大家，都省錢買下了房子；我們兩人做事，到現在還沒有錢買房子……」我心中怎能不感動與內疚呢？也許作為一個詩人，既不會理財又有點任性，並非什麼大錯，但由於長期的忍讓，我內心對你由於虧欠所產生的歉疚，便也無法避免了。

正是在蓉子的鼓勵與支持下，羅門銳意進取、潛心寫作，歷時四年，於一九五八年在《藍星詩社》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詩集《曙光》，並分別獲得「藍星」及「詩聯會」詩獎。稱蓉子為羅門「打開創作之門的執鑰人」並不過分。在詩集《曙光》的序言中，羅門就深情地寫道：「必須感謝我詩的恩人《青鳥集》作者女詩人蓉子，她的賢慧與

才識叫醒我潛伏中的才華去進行這項詩的不朽的工作。」在回答詩人高歌的專訪時，羅門說得更具體：「當我與蓉子在詩神的祝福下，成為夫婦後，我便被一種不可阻擋的狂熱帶進詩的創作世界來了——如果，那些往日在我年輕心靈中，衝激著詩與音樂的美感生命，是一條未曾航行過的冰河，那麼，蓉子的出現，便是那製造奇蹟的陽光。」在後來漫長的歲月裡，羅門還不止一次地聲明：「貝多芬培養我的詩人心靈，而蓉子引燃我的詩人生命。」

蓉子婚後在詩壇沉寂了一段時間，一方面是對家庭主婦這個新的身分的適應，完成從單身貴族到兩人世界的轉軌，但又不放棄詩歌，不放棄創作，這需要調整，少不了矛盾，也少不了痛苦；另一方面，是對自己的期許，對藝術的追求，《青鳥集》是「第一個春天就萌芽了的泉水」，她必須出山奔向大海，而不能滿足就地攔淺。「我願意更多地把握自己一些，而並不急於做一時的跳水英雄，去贏得片時的喝采；我願意更多顯露自己的面貌，但必須先有靈魂和實質為後盾。」羅門對蓉子的這段話作了最好的解釋（真是知妻莫如夫）：「這些年來，你一直都在企求透過上帝、大自然與詩的通感性，去觸及人生的寧靜面與永恒的安定感。」經過八年之久的沉默（從《青鳥集》問世的1953年算起）與八年之苦的探索，一九六一年蓉子的第二本詩集《七月的南方》由藍星詩社出版。它為蓉子帶來了更大的影響和更多的聲譽。高上秦的〈千曲無聲——蓉子〉一文，對此有很好的概括：「這充滿光、影，繽紛的色彩和聲音的詩集，洋溢著一股新鮮而說不出的詩味，一種生命的感覺時時流動其間。這本詩集把她的知名度，大大地推廣了一番。詩人張健、劉國全、藍采、張秀亞……等人，都曾一再地在各刊物上，撰文評介。她的堅忍和沉默不曾白費。她已正式親炙了『一樹欲融的春天和逐漸上升的燦美』。」

《麥堅利堡》：將太平洋凝聚成一滴淚

一九六二年，羅門赴菲律賓觀摩民航業務（這時他已任民航高級技術員近四年），來到位於馬尼拉城郊的麥堅利堡公墓。該公墓是為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七萬名美軍在太平洋地區戰亡而建立的，它以七萬座大理石十字架，分別刻著死者的出生地與名字，非常壯觀也非常淒慘地排列在空曠的綠坡上，展覽著太平洋悲壯的戰況，以及人類悲慘的命運。

馬尼拉海灣在遠處閃爍，芒果林與鳳凰木連綿遍野，景色美得過於憂傷，四周靜得令人恐懼……一點兒思想準備都沒有的羅門，打心眼裡產生一種莫名的戰慄，似乎那冷寂、淒慘與死滅的世界，正以籠罩一切的勢力向他壓來，即使他人在歸途也不肯罷休，直到他由馬尼拉返回臺北將它寫出來，沉重的心懷才逐步得到緩解。

麥堅利堡

超過偉大的
是人類對偉大已感到茫然

戰爭坐在此哭誰
它的笑聲 曾使七萬個靈魂陷落在比睡眠還深的地帶

太陽已冷 星月已冷 太平洋的浪被炮火煮開也都冷了
史密斯 威廉斯 煙花節 光榮伸不出手來接你們回家
你們的名字運回故鄉 比入冬的海水還冷

在死亡的喧噪聲 你們的無救 上帝的手呢

血已把偉大的紀念沖洗了出來

戰爭都哭了 偉大它為什麼不笑

七萬朵十字花 圍成圓 排成林 繞成百合的村

在風中不動 在雨里不動

沉默給馬尼拉海灣看 蒼白給遊客們的照相機看

史密斯 威廉斯 在死亡紊亂的鏡面上 我只想知道

那裡是你們童幼時眼睛常去玩的地方

那地方藏有春日的錄音帶與彩色的幻燈片

麥堅利堡 鳥都不叫了 樹葉也怕動

凡是聲音都會使這裡的靜默受擊出血

空間與空間絕緣 時間逃離鐘錶

這裡比灰暗的天地線還少說話 永恆無聲

美麗的無音房 死者的花園 活人的風景區

神來過 敬仰來過 汽車與都市也都來過

而史密斯 威廉斯 你們是不來也不去了

靜止如取下擺心的錶面 看不清歲月的臉

在日光的夜裡 星滅的晚上

你們的盲睛不分季節地睡著

睡醒了一個死不透的世界

睡熟了麥堅利堡綠得格外憂鬱的草場

死神將聖品擠滿在嘶喊的大理石上

給升滿的星條旗看 給不朽看 給雲看

麥堅利堡是浪花已塑成碑林的陸上太平洋